

能懂的诗

育秧人(外一首)

□谢子清

年纪只能算基本功
核心技艺是
听得懂布谷鸟的暗语
趁三月正浓阳光正好
把一粒粒谷种唤醒
从仓里带到田里
精巧地安放在泥土之间
育秧人像极了魔术师
每一次随意扬手
都是对经验的一场暴露
秧池变成最好的温床
大方地育出炊烟
育出颗粒饱满的日子
育出金子般闪光的梦

水田

春天已浓稠得化不开
油菜花正处于高光时刻
去乡村里很容易看见水田
蓄满清澈见底的春水
犹如在大地上嵌了一面镜子
蓝天白云和绿树青草
在镜子里变得格外温润
我不厌其烦地打量她们
越看越感到亲切无比
因为每一块新鲜的水田背后
都潜伏着一位老父亲
力证勤劳并未被年龄打败
一门手艺尚未完全失传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铜钱草(外二首)

□殷贤华

冰冷的剪
叶片不断渗出汁血
却迎来爆盆

即使连根拔起,撕裂成几株
也能满血复活
盆盆爆满

像韭菜
越割越长得欢

铜钱铜钱,名字全贵
其实命贱

故乡

如果你想远行
请把故乡搬上马车

如果你想大哭一场
请到大海边
让泪里的盐回到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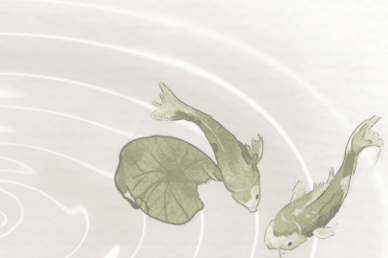
空气

空气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风,不过是空气的玩物

有没有比空气
更空的空

我们呼吸,空气穿透肺腑
我们活着,空气穿透灵魂
上天入地,空气强大到
谁也无法彻底清除

当空气凝固
谁也无法承受空气之重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政协)



竹林边,小鱼塘

□巴山狼

早上,从无忧无虑的梦中醒来,屋外群鸟叽叽喳喳地叫着,煞是热闹。这大约是鸟们的晨课吧,年少的我,完全听不出谁是主叫,谁在附和。

那时,我尚在上小学。三两间瓦屋,就是我的家。瓦屋的西边就是一片竹林,一丛丛的竹子,终年翠绿着,荫庇着半边房屋。那时的房屋窗户小,卧室甚至没有窗户,只在屋瓦间置有亮瓦。阳光透过亮瓦照进屋内,光线把落在亮瓦上的几片叶放大,影子有时落在地上,有时落在书页或作业本上。顽皮的我趁父母不在,拿母亲梳头用的镜子把探进屋里的阳光再反射到任意一个角落,看蜘蛛在它的网上打瞌睡,看墙上的腊肉的油似乎要往下滴。有一次,镜子的反射光正照到一张脸,那黝黑的脸上汗还没来得及擦干。等到我反应过来时,父亲扬起了巴掌。我看到他手掌上的泥巴,和他一脸的怒气,吓得不敢动,镜子和我的手一起僵在我 and 书本之间。巴掌终究没落下来,他转身后,只留给我一声隐忍的叹息。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只要看到我拿着书在竹林里转悠着,他就认为那肯定是在用功。而我,背完了文章后,要么在竹林里看竹笋怎么从层层叠叠的竹叶之间冒出来,要么在仰着头看竹枝上的斑鸠或麻雀。



又见石榴花开

□申军燕

我被路边盛开的石榴花深深吸引,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心中不禁想起那年石榴花旁妻子的倩影。

那年初夏,我驾驶电动三轮车,载着她和两个女儿,穿行在公路上。车轮滚滚,一株株石榴树从我的视线中掠过。远观石榴树,那石榴花宛如炉火中的煤炭,竞相绽放,在三轮车的移动中,石榴花宛如火炬在跳跃。骑着三轮车,欣赏着石榴花的绽放,妻子和女儿们银铃般的笑声在耳畔回荡,那笑声与这夏日的微风、明艳的石榴花交织在一起,让生活溢满幸福与温馨。

“停车!快停车!”妻子的高声呼喊,瞬间打破了这份惬意。

我将三轮车停靠在路边,她跳下车,直奔石榴树下,两个女儿也紧随其后。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急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却带着微笑,摘下一枝石榴花,说道:“来,帮我拍张照嘛。”两个女儿一听,也兴奋地跑过去,亲昵地依偎在她身边。我虽感无奈,但仍取出手机,担任起了摄影师。

镜头里,妻子被娇艳的石榴花簇拥着,眉眼弯弯,笑意盈盈,宛如从花中走出的仙子。两个女儿脸颊红扑扑的,笑容灿烂得如同眼前绽放的石榴花,纯真又可爱。那一刻,时光仿佛定格,成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美好画卷。

那一年,在石榴即将成熟的季节,她却不得不带两个女儿回故乡读书。我带着她们,骑着三轮车又一次来到石榴树下。

阳光透过繁茂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点。树上挂满了青紫色的石榴,大小不一。妻子去摘下最大的一枚,一不小心,将枝条断裂。她急忙将枝

雀。有时,也透过竹林,看对面的那座大山,想像着山外的世界。

最吸引我的是家里请来的篾匠。他把竹子砍了,破开,划成细薄的篾片,再编织成箩筐、簸箕、筛子等。这种时候,我围着篾匠师傅,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有时还提些奇怪而幼稚的问题,父亲也从不会责怪我。我惊讶地叹服于篾匠的手艺,却又讨厌他砍了好几根竹子。竹林里每一根竹子,都在陪伴着我长大,每一根竹子,几乎每天都忠实地在倾听着我的晨读。而那些伴我朝夕的鸟儿,竹子少了,会不会飞走了就不回来了呢。

父亲喜欢鱼,那时只有一个用来蓄水抗旱的堰塘,是不能让人随意在里面养鱼的。农闲时,父亲就在竹林外的水田里挖了一个塘。那塘有点小,只有三四米宽,两丈多长。从塘沿到塘底,也不过一米多深。灌上水,把鱼苗放进去,母亲再把别处要来的水葫芦放在鱼塘里,我家的鱼塘就正式上线了。

有了鱼塘,我读书的场所就拓宽了。爱热闹的鸟儿们也似乎更惬意了。有时从竹叶间飞到鱼塘边,左顾右盼,煞是可爱。看我自顾专心读书没在意它们,于是就在鱼塘边啄食小虫子,或优哉游哉地低头喝水,再偏过头来看我。从竹林到鱼塘,再从鱼塘到竹林,徜徉其间,我晨读背书有时觉得很快,有时又觉得比之前要慢些。

清晨,太阳从山间露出头来,有竹林和房屋遮蔽,阳光只在对面山上,竹林和鱼塘周围,仍是一片阴凉。竹林里的鸟依然开着会,鱼塘里的鱼群悠游自在地露出水面。开始,鱼群会因为我从竹林过来的脚步声,倏忽不见,只在水面留下一圈一圈的涟漪。一段时间之后,彼此就已习惯。我读我的书,鱼在水里漫步,互不干涉。

后来,我上了初中,长期住校。再后来考上师范,去了更远的县城。工作之后也一直在外地。多年后,父亲离世,竹林仍在,只略有些荒芜,鱼塘却是早已干涸。

前不久,家人商量翻修老屋。我提议,就在原址重建吧。建好后,门对着竹林,在竹林外再挖一个鱼塘。退休之后,竹林里,鱼塘边,可读书,也可垂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上的石榴摘下,跑到三轮车旁,催我赶紧走。

到家后,妻子拿一枚石榴剥开,遗憾的是,竟无一颗粒籽是红色的,全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笑了。妻子轻叹道:“哎,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当场愣住,这话从何说起?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她这话是在感慨我们即将再次分隔两地的无奈。前两年好不容易才团聚,可生活的压力却如同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让我们不得不又一次分开。

如今行走在这条公路上,又见石榴花开,而我却孤身一人。望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中满是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那些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日子,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联起一段段幸福的回忆,成为我在这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

(作者单位:重庆信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西双版纳过泼水节

□陈培全

4月11日至15日,是傣族的泼水节。不过,如果我们把泼水节仅仅理解为只有泼水,那就狭隘了。傣族的泼水节活动内容十分丰富。4月11日开始选拔取水少女,12日在澜沧江公开水域举行游泳强渡赛,13日下午是传统的划龙舟表演,由男男女女组成的十几只龙船在澜沧江上进行友谊赛。晚上齐放孔明灯,几千只孔明灯飞上天空,把夜空照得通亮,飞机都要为它绕行。14日是民俗斗鸡表演赛和民族民间文化大游演。15号才是傣族新年的重头戏泼水狂欢。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泼水广场及主要街道和各个小区均有自发的泼水活动。泼水节为什么要泼水?坊间也有多种解释:一是祈求老天下雨。二是驱邪祈福。民间流传较广的是魔王头颅落地引发大火,七位傣族姑娘轮流抱头灭火99天,最终在傣历新年灭火成功。后人以泼水纪念她们的牺牲。不过民众口口相传的更多是谁被泼的水越多,对他的祝福就越深。

泼水活动这天,按规定上午11点才在泼水广场进行。不过,人们从早上8点不到就陆续来到广场四周自发地开始了泼水活动。现在的泼水工具

已经不仅限于脸盆了,更多的人是身背水袋、手提喷枪。只要你往道路中央的花台上一站,所有脸盆中的水和喷枪就向你泼来射来。有一个外国人从中间挤过,在场的喷枪都对着他喷射,他见状还高兴地跳起了舞蹈。

11点整,靠在路边的洒水车射出水花,向空中喷水洒向四周的人。人们欢呼着涌向泼水广场。泼水广场里有很多个浅水池,人们在里面舀水泼向对方、装水射向对方。因为今年是25年来气温最低的一个泼水节,有很多人还穿着雨衣。不过,雨衣怎能挡住四面八方泼过来的水呢?祝福的水顺着背脊、胸前缓缓浸湿全身。人们没有怨言,只有欢愉的笑颜和发自内心的爽朗笑声。在这里,不管男女老幼都享受着对方深深的祝福。

当走在街边一不小心又享受了楼上洒下的祝福“雨”,人们不会躲避,更不会埋怨,而是坦然地接受并在心里感觉甜甜的。你即使在偏一点的地方开车行进,也会有人向你泼水,更有官方的洒水车停在路边给你“洗尘”。

总之,人们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泼水的欢愉和相互的祈福。

在西双版纳傣族人的饭局里,经常听见“多歌,水……水……水、水、水……”然后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问当地人,说是这里的一种行酒令。西双版纳是个多民族的州,有13个世居民族。据当地人讲,哈尼族的行酒令是“只把,嘟、嘟、嘟”,佤族的行酒令是“江山不落”。但我们在观看“划龙舟表演”和“民族民间大游演”时,也时常听见他们喊出“多歌,水……水……水、水、水、水……”我想,这是不是应为营造一种气氛喊出的口号更合适呢?

2006年5月20日,傣族泼水节被列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傣族的女孩都姓“玉”,男孩都姓“岩”(发音ai)。我到西双版纳傣族元素保存较好的曼丢村,遇见一位在家门口卖小商品的老妪。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玉歌”。我问她多大年纪,她答:“91岁了。”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因为她看上去只有七十来岁。老妪见我有些不信,于是掏出身份证给我看。她生于1934年2月,真是91岁!但身份证显示他叫“玉光。”看来傣族的发音“歌”“光”有些相近。

看着老人家慈祥的面容,我从内心祝福她长命百岁。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